



金華文統卷第八

宋濂

字景濂金華縣人嘗受學於聞人夢吉柳

貫黃潛吳萊洪武初應聘為江南儒學

提舉授經東宮遷起居注總修元史歷

具舉陞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太子贊善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粵

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至日復遘其時前

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
戊午出宿齋宮有司灑掃反土鄉爲田燭各戒
具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
牲牲肥脂圭幣溫綴器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
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上帝居
歆福祿攸降旣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
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
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
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堅吳府錄事吳從善咸
謂 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

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
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
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
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寢涉不經具感於六天
者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
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壹據禮經
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
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
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
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

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
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
何自而明之夏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
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
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
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
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
濂一章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大明皇帝
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友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

寧然猶孜孜夙夜敬惟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
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敕工曹
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甃爲墉塗以赭泥中
寘黼坐前闕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焉
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
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
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况有事於天地廟社
充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
契冲漠體道誠神疑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
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揚言曰
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
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
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
淵淪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欲從之而罔克
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
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
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

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
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
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爲一祥刑
敷政一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
之闡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古書
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
同其義亦無異云

皇明實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康七緯順度九圖教寧
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歲歲益月

增乃狗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 昭代
之盛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 帝御東
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
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
同臣濂為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
歲而繕閱之仰窺 神機睿斷遠猶辰告足以
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
與言曰日曆之成歲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
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
敢以已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
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
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為不輕所以大
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
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
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臺臺弗倦
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
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

焉。皇上法天而行，履疇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訐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

曆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以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歲馬鳴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主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駭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閱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

輯之較之於古若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享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

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署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

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采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璵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

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士臣黃昶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二月癸卯朔尚上召秦相府右傳臣文原吉翰林脩撰臣王傑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臣張雲耕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

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
其文無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
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有二日甲子書
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太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為之序上可其奏先是
有詔禮部亦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
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錄為一卷上塵乙夜之
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粹眾
論合而為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濂
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眾建諸子為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
錫以寶訓凡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
出入與夫職制管繕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
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
可據以為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著其綱而
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為聖子
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
哉然代天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杜
盤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
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乎昔之賢

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
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祿位傳諸無
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
逸且失其秉彜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難哉
觀錄中所記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矣嗚呼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
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
皇天有成命于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

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
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胥此
焉出閔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
聞下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
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
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
尚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
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
一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
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

其來試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
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
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
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
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
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
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櫟之詩有曰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造士可謂至矣烝民之
詩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爲士者尚思盡
率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爲序

送王文問序

上旣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
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
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
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
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
諸生喻 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
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
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
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

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召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

上有天下士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况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澤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將夏自視如大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皇工表長洲練氏義塾記天下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爲天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可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壩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荒謀夷土，治才作堂三楹，間以爲講習之所。旁爲室以供寢處，庖廩延儒士高平范煥爲師，俾里中子弟就學。馬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

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爲宜，壩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爲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爲盜，暴則去而爲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間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爲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

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
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
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
也 皇 上奮然閱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
欲使海內之人皆浴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
異 堯 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
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
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
之民間巷之民皆知尚禮義耻犯法如成周之
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
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易見曷若取春秋
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
世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
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次齊晉主盟
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
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
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

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而秦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爲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爲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勅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爲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輕重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賤霸內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泚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

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
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帝以大舜之
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于四海是心也天地之
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
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
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
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璉臣桂
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恭題 函風圖後
臣漁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

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函風前書七月
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
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拆屐丹青易致損
壞命良工裝褙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
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
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
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
備具而功文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
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
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

繪農夫功女芻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
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
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
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
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
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
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
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
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
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寧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
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寧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為之震悼
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
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
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
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
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
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
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瀛
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
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
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
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

無窮焉臣瀛受命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
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竝起江淮為之鼎
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
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
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
擇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
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
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
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

吾度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
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
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
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
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
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
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

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
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
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
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
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
士誠驍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帥丁
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
徐公下寧國秋九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
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馬步水軍大元帥冬
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

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
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
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
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
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
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
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卒
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
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

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
命王往援仕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脩
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
通杭欽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
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
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
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
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
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
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
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驍猛奮
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
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
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
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溯流而上
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之出
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比數
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
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

戰而陷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
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
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荆湖
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
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
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
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
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
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
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

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
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
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
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
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闖王
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
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圖平江丁未聞之
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
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一十有

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
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
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
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
敵發二十騎攢樂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
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
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
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

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
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
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
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
傷而巳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
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遣李思齊迎降奉元
鳳翔鞏昌四兆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
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
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下計至大寧也速遁破
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

平章昇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
五萬全師還燕次斡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
十爾王之爲人守讜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
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
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在無不克捷由
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
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太父四三
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
人太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

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瀕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

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真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聖王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飈馳霆春孰不袖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旣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

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拔何有條柯
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
朔漠藥河所經誓將刻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
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歿幅員之廣漢唐
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
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
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
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
泉宮天子曰噫未憮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
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

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徒憚國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同知大都督府事

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

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通

遐梯山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

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上聞之嗟悼

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功勲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
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
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
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
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
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
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
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
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受以兵官俄遷為鎮

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
知總管府事屯成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
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
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
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
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
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
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豎寨於天寧州明
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
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上

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兵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熟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旣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旣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

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
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
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
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
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
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
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壁出降
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
大將軍徐公達游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後安

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
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
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竝進
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
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
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
艦艫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
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闔大
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
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

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
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
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
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
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
以度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
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亦不敢
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
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
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
國公諡曰武義卞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
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百
司繼之祭帷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
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
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
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
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
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

可謂上知 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
眷倚之以心膺用之爲牙爪十餘年間屢從征
討茂績奇勲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
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
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瀛謹拜手稽
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
功之意銘曰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
照于八埏其于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
如平地其巨礮轟雷物莫敢撓何戰弗潰何守
弗傾其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

嚮 嚙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
其爾礮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萬國其
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其孰
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東吳
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大將北
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蔽遼河潼
以威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玄龜負碑
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 其十從伐漢中
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帝念將臣
血戰之苦將酬其勲錫以茅土其十孰不壽考

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其十帝情悃悼
恩命絡繹穿山為堂畢茲窀穸其十名垂於史
祿延於家翮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史臣造文
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

金華文統卷第八

金華文統卷第九

宋濂下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
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
于清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
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
不知公何為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
知我瑕玼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

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
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
因投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慶之
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于宋以兵部尚書守
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
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
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
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

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
遂爲龍泉人重生言言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
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
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主強宗強宗生煥文則
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
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爲不祥幾棄
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
出應科繇頗爲僭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
弱爾吾不自厲豈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
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

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
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
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
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
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
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
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
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我願代之賊
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
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

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受不
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
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既
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
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誑誤者石林將軍
宜孫實總兵攻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
乎曰不知也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推而從盜誠
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
行剪屠是死湯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林將

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
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
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
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
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
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
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
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
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秋也集矯
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

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
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
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
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
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
乃行勸入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
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雲無狀民因事
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
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
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

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
問賈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
家帥府檄兵襲擊之竇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
縣盜皆悉起行省移石林將軍以行樞密院判
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林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
平將養成大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
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
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
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
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

浮雲賊衆來迎戰茲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
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
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
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
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
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
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
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
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
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真諸法外砦亦降行省

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
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
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勅所部軍就道長鎗聞
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食
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
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
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
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
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

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羅土豪周天
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
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
受其降已而天覺果叛胡君怒方天覺之未降
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
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
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
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
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
帛召公公乃愴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

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
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
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
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
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使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
喜曰疾其廖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
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
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

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

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示師浙東始
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
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資優
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京觀信胡君出
師温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
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
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
卿矣公既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議分兵屯田

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者鎮府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庶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大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司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置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怙怙。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師祁興季汝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師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

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者鎮府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庶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大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司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

兵爲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上以屬公汨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李公欲運處糧餉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旣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柰何欲以口舌撓法手其辭就屈上知爲公所鞠當不寬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

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恤之温州茗洋周遂卿特山險常爲寇隣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建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旣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輸硫黃白

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料公屢以為言罷之水
軍千戶任惟淵宋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
遂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
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
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
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
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
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
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
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

守處州公既入見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
章濂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
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
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
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
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
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
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十石有時
後以軍興加徵之十陪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
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

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師之職還守其
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
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
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檣
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
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
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之上即皇帝位有事
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
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工歷陳其功竝
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

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
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神
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
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
禮官議有不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
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
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
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

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
農令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擇而罷公繼論
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以里昔嘗叛逆之民宜
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
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
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
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
貽書道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灑泣而
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旣集命存道部領由永
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

而章再上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
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
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
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
父則予汝嘉臣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
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
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
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
母幸以安厝祖宗立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
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

此為慙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
毋有所執滯公曰吾父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
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
六計開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
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
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
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
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
正文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
門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

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歡心與二兄別居
已父既創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
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
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
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
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
葬則以玉峯西岡為義阡聽其埋壘焉又以王
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終於所事
即龍泉劔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
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完偉器局

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
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諍辯不避權勢必折
衷於理而後已其近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
味飴蜜充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
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
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
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
切切為人言之主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
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
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叅

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缺其人親提師旅捍
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
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
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芟剽殄之無遺育處之
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
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
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
道維新之朝也士人所謂能元於前人者公其
有焉予敢評騭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未久於
戲金或可銷之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

銘曰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
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
吞陰功上聞帝為忻勅生螫螫千子孫白芴堆
麻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願踈髯目電厚
音吐馮兜鐘在肝蚩蚩子病扶氣額抹絳帕
手搯謹嘯呼不異魑魅五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
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大傳功或公重微疊照絕
等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來帛
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康田使者勞秣
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

微將新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神
帝曰汝益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
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叶
坐真郎城如虎蹲大兒遊擊左右巡四郊帖帖
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萱
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帝關哀號負苦
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執不淚霑巾公
知學術歸一原時對灑洛漑本根所以不到枝
葉繁文事武備道乃有黃腸題奏巖山樊大書
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護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
強濼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
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
縣年少有為學官弟子每行縣蓋從學官諸生
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北比齊魯焉執事亦
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於文翁也然而興學
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傳得良傳則正鵠設而
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
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濼也

不敏幼即多病若藝黍稷與服車牛業商賈之
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
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久成性遂不
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爾非有所能也是故
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
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
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
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只恐不止於
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
無兼通之者如施離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

韓嬰之詩天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
僅成家而已。瀟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絻以
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
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
諫白。又從和之。其實可師也。所以澄及於瀟瀟。
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衿佩森
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耶則所職何事。欲應
之耶。則環視其中。愕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
不堪執事何爲。以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
簸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者爲忠孝而孝者

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缺。則雖分析經義
如蠶絲牛毛。徒召辱爾。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
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
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瀟有嚴父年垂八十。
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
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當不
欲父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
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師嚴
然後道尊。理勢然也。瀟以輕浮淺躁之資。習嬾
成癖。近益之以踈頑。不耐脩飭。亂髮被眉。累日

不冠特同二三友徒跣踏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
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
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
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
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
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漁雖不能造文性
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
聲雖犬猫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
爲狂易傳以爲笑儻章不能就擊磬逸室中行
或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

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業居又無遽
房曲閣可居筆未書半行徂徠視大鳴小噪
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此樂不
知無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平生襍覽視世人
所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挫手視肺肝乃宿
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敦玉帛之好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
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决不能與
此輩相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責乎况
兼自有短促疾雖月下不可讀蠅頭之字距尋

又聞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
挾人以濟如小母之曰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
仰於人不知其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爲
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
負戟而趨心驟驚怖而杆擎下上而無光澤口
噤不能對人近年衰羸日甚酬答稍煩則有髀
頽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
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
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
其間多閑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

親則志行畢矣此是一出衆事背棄嘗日夜繼
之與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讎執
事何爲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
輪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
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
尊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
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
弗之信出子金階岐山民疑之羅彩鬪售焉褚
師持歸夸諸人人皆笑之執事所爲無乃有類
於是乎吾竊爲東萊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

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開闢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秦說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黜強豈乘瑞鳳而愛彩鷁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多不鑒其偽真况所難遇者耶為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異學為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為少跡爾今之為守牧者不為不多也而溺冠踏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衷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

答章秀才書

事米擇焉儻黜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恃性徇物疊疊隨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傍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人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摩切也揆於足下之論

客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
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
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
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
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
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
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
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
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
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學雖出於太

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
韻殆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
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
而氣骨淵然駸駸而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
乏稚澁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
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格迫江
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
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競麗爲宗詩之變
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太冲述宗靈運

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
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顏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
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
子安務欲凌躐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
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
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
八病之嫌也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
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
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
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

雜徐庾之流麗豈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
矣竝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
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
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
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
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
曆之際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
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
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

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抑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僊獨變八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溢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於恠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剏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宋慶餘項子迂李文山鄭守愚杜

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相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粵鬻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

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煖味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南宗派諸詩益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宐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

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然而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圓畫規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為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

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
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
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
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
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
勝嘆哉濼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
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濼白

孔子廟堂議

其後

其末

其前

其後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
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
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
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
面祝告字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
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
先入南面主人從之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
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
面立于戶內拜安以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
拜皆為一之在西也漢學春秋所載章帝元和
二年幸魯祠孔子于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

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
失古之意也。夔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
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禮意尚右之義矣古
者造木主以尊神天子諸侯之廟皆貢土御大
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皆茅蓋敬無
有像設之事。明元禮亦謂如先聖神座於堂上
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
莞則尚掃地而祭之也。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
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
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
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
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
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
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舉且敬也。今以
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禮有德者使教之
死則以為祭。祖祭於嘗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
有高堂生祭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
也。又凡祭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
有帛有酒故則否謂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

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麥伯夷周有周公魯
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
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
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
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
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因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
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
之庶幾弗悖禮意禮記卷之七十一
以先師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
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

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
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文矣故禹不先絲湯不先契文
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
一切真而不講類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
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
表叔也乃坐其下詳集卷一百一十五
顛倒彙倫莫以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
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釋奠亦

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外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

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襍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言之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

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
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
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
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
可也公室風不替舞樂夷益軒翥其于昔也與
牙黃帝吳草廬先生贊香心火而民為學而
紫氛鯉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
而真篤生哲人慎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
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
八區闕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輿衛聖經
學徒是依毛之有麟甲之有龜鯢其淵冲以消
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留聘益尊施教成均
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金華文統卷第九

...

金華文統卷第十

...

王禧

字子充義烏人

從黃潛遊

國初辟任江

西提舉司校理

同知南康移判潭州

召

脩元史轉翰林

待制知制誥兼講官使雲

南諭梁武不屈

死之後贈翰林學士謚忠

類今文

封諸王詔

...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

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

...

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
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
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
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禛爲皇太子爰
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禔爲秦王第三
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棨爲燕王第五子榑爲吳
王第六子植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
榑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
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受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

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
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
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
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
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莫靈之

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
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
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
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
神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謚義之
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
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
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
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固易為
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
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
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
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
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於竝進甘隱山林而
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中國外撫

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
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
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
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
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
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
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
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
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
尤當以卹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
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
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
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州當創業之初
錢糧供應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
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
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
已免一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微

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
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
亦與蠲免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
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
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
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
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
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
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
於列國而楚及吳徐竝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
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
王必稱天而嘗竊之邦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
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
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脩氏曰正者所
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
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
為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
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

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於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焚惑守心應手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為正矣然月犯天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為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

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入而使勿絕也猥以假入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也故正統之序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秦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

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
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兵間乘時竝起爭奪
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畧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
而大小強弱自相併吞而天下猶為四東晉宋
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
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離合紛紜莫適為正
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
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
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
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弑其

君盜其國以梁為偽固也後唐之興籍曰名正
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
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况此五代者皆
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
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
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
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
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
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
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

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
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
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
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
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為說也
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於天下矣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
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
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

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
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
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
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
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
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
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
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主天下為
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
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

也又問鄉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瀛對曰
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爲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
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爲贈仲宗
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旣承
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
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禘何耶禘也聞之三
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
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

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爲善
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
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
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
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
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禘故
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
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內爲一天下大定重

念比年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謂近
民之官莫切於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
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
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
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
得張君復來為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上
為之嘉嘆即命以張某為郡守守金華於是張
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為侍儀使朝夕在上左
右會紹興闕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為
宜有旨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為言以

贈之以余金華入為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
以來天下凋郡弊縣比比而是民生不遂久矣
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憊庶然徵需科
歛之荐加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郡縣政體有
不同而均之為民牧愛民之心直無不同今張
侯之為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推而行之越
之民有不蒙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史以竊知
皇上所以慎選守牧之意故特為張侯言之侯
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聖天子見用之意
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敏尚

能執筆以矣

郁離子序

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者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爲言人人殊蓋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戶列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驚其臆說爲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宜其傳于後世者恒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

於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溫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猶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譎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屈是人尊信之以爲有道之君子云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

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
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
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
林傳古文尚書奎惲授河南索欽君長兆氏讀
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
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
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
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
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
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
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
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
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
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
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
意者錄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酈二氏為
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
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

山奉高真定臨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
云張仲孝文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
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
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
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畧
迂恠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
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
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
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
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

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
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緜亘無易州
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
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
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
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
傳歟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夫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
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
源委之姓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

搜乘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攬之天下可運
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
者莫不即通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
而無所據宋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
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
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
其要者矣革不常始於宋世而後而亦不
大事記後記以山川之經緯且無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

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
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
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
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
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
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
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
固所不敢逃也

五其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

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為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脩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嚮然要皆聖賢之為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

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為經則推本於文正脩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於流俗遭世多故益將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

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於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續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又著其滄泮書舍記

伯柔所著之學無餘俱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勳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拙語之竝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

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扼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

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玄虛以爲太極真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

馬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毳廟室雜踵漢誤以
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
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
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來
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
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
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
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
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
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已任以先王之制

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
者咸粲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
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
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為莫
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為無所於用夫然故書白
為書人自為人而學為空言矣嗚呼此其為弊
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
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
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
人之貴果可以為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為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塘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為記人自為入而學為空言矣書曰其為華曰婺州路均役記無他故用夫均書曰婺於浙東號上路所繇州一曰蘭谿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三州六縣之民為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

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為役之高下故為政者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為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徃徃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或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徃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十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浙東肅訪司

治于婺知其非便嘗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
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
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捏
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
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旣久更張爲宜而余
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行之擇
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
郡縣於是蘭谿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
則達魯花赤庶八年阿哈東陽則本縣丞蔣受
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璘真及衢州錄事

范公琇金華則衢州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
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温州永嘉縣丞林彬祖武
義則處州青田縣尹伯顏而本路總管陳公以
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
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里正曰
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覆畝而覈其得業之
人爲誰又稽故所歲籍以覈其是否三者克合
乃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畝
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
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

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為度程為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為里正次焉者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俸免高下平正較若書二凡所以圖名利而戢吏奸者具有科條不可悉

數蓋富者弗病貧者有廖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貞石以毅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為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必也為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達其長利故能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為鄭作封洫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初徂於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於

發正其田土脩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
豪家富民或弗以為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血
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
民者乎公之於婺郡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
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憲字某真定稿城
人以元勳世家踐敷中外風聲茂著為時名臣
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
書其一事以為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

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佳俗結廬居之故名
廬昇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
世又稱之為廬山也蓋自昆侖分支南為衡嶽
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
北為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
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
粹結體嶢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
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昇竝出以扼大江東來
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士木秀潤是
為南康富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為峯

者五嶄然惟絕爲五老峯五老峯之麓散爲群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迤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河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効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

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軍爲路由此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竝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甘再傳爲魯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縣廢毀久不加理禘來同

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金華文統卷第十

